

镇江老城隍庙忆旧

文/潘春华

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的重要道教场所。旧时,每个府、州、县一般都建有城隍庙。然而,历经岁月风霜雨雪吹打,现在能够保存下来已经极少了,大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据《镇江市志》记载,镇江“城隍庙有两座,一为府庙,一为县庙。县城隍庙每年正月香火极盛,锣鼓爆竹喧天,持续半月以上”。

据老人们回忆,镇江原有的两座城隍庙,一座在城西,一座在城东。城西的城隍庙虽是府庙,但地处城外,加上规模不大,交通不便,香火清淡,便逐渐颓废了。城东的城隍庙,是一座县庙,坐落在镇江城里颇为繁华的五条街附近风景秀丽的凤凰岭上,镇江人习惯称之为“老城隍庙”。

凤凰岭,亦名万岁岭,俗名凤凰坡。据民间传说,凤凰岭曾因凤凰栖息而得名。《光绪丹徒县志》记载:“凤凰岭在千秋桥东,月华城隍两山之间,岭脚至山路,长四十九丈五尺有奇,高五丈七尺许。”老城隍庙曾经在城隍山上,后移至凤凰岭,凤凰岭也因香火旺盛的城隍庙而名扬。

老城隍庙始建于宋代,《至顺镇江志》载,城隍庙“旧庙在府治之西,绍兴七年(1137年),移在南塘之上,二十七年(1157年),郡人鼎建,门庭峥嵘,隐然为一方形势,请祷雨暘,无不响答。”乾道元年(1165年)三月,诏赐庙额“忠祐城隍庙”。后迭经兴废,清同治十二年(1873年),丹徒知县何绍章重修大殿。清末民初时,老城隍庙被毁。

城隍,有的地方又称城隍爷,起源于古代的水(隍)庸(城)的祭祀,为《周官》八神之一,是冥界的地方官,职权相当于阳界的市长,是守护一座城市最高的神。“城”指城池,“隍”为干涸的护城河,“城”和“隍”皆为保护城市的军事设备。城隍初为自然界的风雨之神,当道教把城隍尊为“剪恶除凶、护国保邦”之神时,百姓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立为守护城池、祛灾除患、护佑苍生,并管领亡魂、赏善罚恶的民间最重要的保护神。据称,城隍能应人所请,“旱时降雨,涝时放晴”,是一位可确保“谷丰民足”的当坊神。城隍祭祀也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最重要神祀之一,祭祀城隍爷时品,通常用“爵三,帛一,铜一,簠簋,筮豆四,羊一,豕一。”

宋代以后,城隍爷开始人格化,多以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为城隍神加以祀奉。明代,朱元璋更是推崇有加。相传朱元璋称帝之前,曾经宿身城隍庙而幸免大难。朱元璋称帝之后,于洪武元年(1368年),下旨封都城隍为监察司显佑王,职位正一品,与朝廷的太师、太傅、太保“三公”和左右丞相平级;同时封各府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,职位正二品;封州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侯,职位正三品;封县城隍为监察

司民城隍显佑伯,职位正四品。

镇江老城隍庙祀奉的是汉初西汉将军纪信。汉初,纪信为了保护刘邦被项羽活活烧死。据《城隍老爷》的传说,刘邦战胜项羽建汉朝于长安,在庆功会上,对满朝文武大臣说:“纪信功德高重,没有他献计献身,怎能有我刘邦的今天!我封他为督城隍,建庙塑像,永远享受香火。”刘邦下令全国各县城建城隍庙,纪信庙被名为“城隍庙”,纪信塑像名为“城隍老爷”。郡丞陆游《镇江府城隍忠佑庙记》载:“汉将军纪(信)侯,以死脱高皇帝于荥阳之围”“自故时祠纪侯为城隍神,莫知其所由始”。

据老人们回忆,旧时,凤凰岭上老城隍庙内绿树成荫,庙宇建筑鳞次栉比,有山门、前殿、正殿、后殿、三班六房、土地祠、福神祠、审事厅、昭忠祠、康王祠等,巍峨壮观,气势非凡。

正殿内祀奉着神态威严的纪信塑像,金脸大眼,腰系玉带,脚蹬乌靴,头戴冠冕,身着紫袍。像前设有香炉、烛台,两旁分列八大将、判官、牛头、马面、黑白无常、钟馗神以及十殿阎王、十八司等地狱塑像。殿内挂有“护国庇民”“浩然正气”等牌匾,楹柱上悬着“善恶到头终有报,是非结底自分明”“善行到此心无愧,恶过吾门胆自寒”等楹联,正殿前有清雍正年间栽植的银杏树。

平时,城隍庙山门前广场上,经常有耍猴的、变把戏的、玩杂技的、押宝的、卖狗皮膏药的、吹糖人的、拉西洋景儿的、测字算命的、摆小人书摊的、卖香烛祭器的、卖梨膏糖的、卖冰糖葫芦的、卖五香烂蚕豆的、卖豆腐脑的、套圈的、踢毽子跳绳的、炕山芋的,五花八门,俨然成为大众游乐场。

宋绍兴七年(1137年),老城隍庙内建有坐南朝北万年台一座。万年台,即古戏台,亦称“迎凤台”,二层楼轩式,面阔三间,平面呈凸字形,砖木石结构。南立面楼下为大殿的正门,北立面突出部分楼上为前台。建筑造型系硬山与歇山相结合,藻井装饰为八角形结构,镶嵌各种几何图案,色彩丰富,透露出华贵气质。清同治十二年(1873年),丹徒知县何绍章在重修城隍庙大殿时同修古戏台,光绪年间又重修。每年举行城隍会时,庙里都会有钱、米、衣、被、药、棺木等物施舍,还会有人主持公道,排解遗产分割、婚姻反目、债务纠纷、婆媳纠葛、邻里纠纷、合同纠纷、打架斗殴等民间矛盾。直至民国初期,镇江老城隍庙仍有祭祀、城隍会活动。

如今,凤凰岭上老城隍庙中大多数遗迹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,仅留下原庙宇大殿门前的3棵树龄达290年的古银杏树和整修过的城隍庙古戏台部分遗迹,老城隍庙所在地现已成为凤凰岭饭店。

三九四九冰上走

文/施云桂

民间有“小寒大寒,冻死老汉”的说法,这未免有点夸张。但农村有“三九四九冰上走”的老话,却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现象。

“三九四九冰上走”,是说大自然进入冬季之后,降温的幅度很大,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寒冷。冬至过后的寒冷是一年之中最厉害的寒冷。虽然冬至这一天是太阳离我们最远的一天,但还不是最寒冷的一天,最寒冷的是在冬至之后的第三个九天和第四个九天,这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刻。地冻天寒,滴水成冰,河流封冻,人在结冰的河面上行走一般也不会发生危险。

在记忆里,我经历的几个时段的“冰上走”,给我留下的不仅仅是美好的印象,对我学习和生活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积极的。

我家所在的村庄,村前、村后各有一条小河,每到三九、四九的寒天,河面被冰封得结实结实。乡亲们到河边取水,必须带上铁锹、钉耙或者榔头,使劲敲击才能凿开冰层,可见冰有多厚。而村后小河是背阴的,那冰层更要厚上几分。这样,村后的小河便成了我们一群“皮猴子”的天然溜冰场。

开始的时候,我们手拉手小心翼翼地走上冰面,真是如履薄冰。再往前走,也没摔跤,胆子大了,就分手独自行走。行走不稳的人有

的摔跤,有的跌成狗吃屎,有的前仰后翻,直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我们跌倒了爬起来做个鬼脸,继续疯玩。

在冰面上玩得最快活的时候,我们面对面手心相对,你推我挡,比谁站在冰面上的定力和平衡性强。我们还拿出书包里的陀螺,比谁在冰面上抽得更有力,陀螺旋转的时间最长。

我们上学的小路边,有一条村里浇地的电灌渠。电灌渠冬天基本不打水,但渠底有积水,天寒结出厚厚的冰。我们常常下到渠沟里,前后排开俯冲着向前滑行。脚上的布鞋底很滑,加上我们有很好的灵活性,滑跑起来竟能脚下生风,还真节省了路上不少时间。

中学毕业后,我参军来到部队。我们连队驻扎在苏北大运河畔,连队的生活用水都是从大运河的引水渠中取。引水渠其实就是一条河,是运河的支流。连队有一个保温桶,保证大家有热水喝,平时个人生活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,我们早晚洗脸、刷牙、洗脚直接在运河边完成。夏天还好,可冬天河面封冻,取水就成了问题。

我在连队生活了两个年头,感觉那时的冬天气温经常低于零下10摄氏度,河面结了厚厚的冰,我们早晚都要到河边凿冰取水。每天早操结束后,我们成群结队端个脸盆,带上洗漱用具,手

握铁锤来到河边,走到冰面上寻找合适的地方凿冰取水。取过水的冰窟窿冰层薄一些,我们一般都是在这个地方下手,凿开一个冰洞,用脸盆打满水,就蹲在冰面上洗漱。好在冰层很厚不会破裂,一个连队的人全都蹲在冰面上洗洗涮涮,真是一个独特的画面。晚上在“熄灯号”吹响前半小时左右,大家三三两两地端着脸盆,带上手电筒,来到冰面上凿冰取水,端回宿舍里洗。

最近的一次“冰上走”是在2012龙年春节期间的,我和上海文友一行4人去东北旅游。我们乘火车来到哈尔滨,先是在松花江的冰面上学滑冰、坐雪橇,玩了大半天。松花江的冰层很厚,汽车、马车在冰上带客游览,大人小孩在冰上放风筝、打陀螺、做游戏,更多的人是在上面自由活动……一眼看过去江面上黑压压的全是人,那场面太壮观了!

第二天,我们爬上火车来到漠河北极村。北极村的气温比哈尔滨还要低十多摄氏度,黑龙江江面被冰封得严严实实,冰层超过一米,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雪。我们在冰面上走根本用不着小心翼翼,一直跑到江中间边防部队临时竖立的警示牌旁,拍照留念。冰面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厚冰块,是渔民捕鱼取出来的,我们在乱冰中钻来钻去拍照片,一点也不害怕。



山谷里,叶片上凝结了晶莹剔透的冰。 新华